

魅丽文化  
花嫁  
花火工作室



我的心来自幽静

史上最

难嫁公主  
VS  
冷面假皇叔

直到爱上你

# 花嫁

步玲珑

HU  
LINGLONG

国仇/家恨/地位/真爱皆成浮云  
是十年恐惧的尽头

是悲喜交加的  
求嫁之路

投射出最隐忍的皇室之爱

萌·虐·系·古·言·驾·到  
十年间从未负你，唯愿你笑靥如花！

如果是陌，十年前杀了便是。  
如果是宠，何不早早了却她的心意。  
如果是恨，家国天下都已经给了他，他恨她什么？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花嫁

步玲珑

BU  
LINGLONG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嫁 / 步玲珑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330-2

I. ①花… II. ①步…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7564号

- 
- |       |   |
|-------|---|
| 书 名   | 花嫁  |
| 作 者   | 步玲珑   |
| 出版统筹  | 黄小初 邹立勋   |
| 选题策划  | 花火工作室(长沙)   |
| 责任编辑  | 胡小河 姚 丽   |
| 文字编辑  | 段彩虹   |
| 责任监制  | 刘 巍 江伟明   |
| 封面设计  | 陈婷婷   |
| 内页设计  | 刘 阳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br>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br>江苏文艺出版社                         |
| 集团地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
| 集团网址  | <a href="http://www.ppm.cn">http://www.ppm.cn</a>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a href="http://www.jswenyi.com">http://www.jswenyi.com</a>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字 数   | 300千字   |
| 印 张   | 9.5   |
| 版 次   |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399-7330-2                                      |
| 定 价   | 22.80元  |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 第一章 公主难嫁 001

宫外传闻，说姿色平平的公主瞧上了年轻俊秀的少年郎，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霸了人家貌比潘安的杜侍郎，害得人家的心上人一丈白绫险些香消玉殒……

## 第二章 坏事多磨 013

年方双十的大龄公主可怜兮兮地重复：“嫁出去……”  
“以后不许喝酒。”沉默片刻，商徵盯着怀里湿漉漉的眼睛冷冷地道，“特别是和君相。”

## 第三章 醉卧红尘 025

回去的路上，小常兴致勃勃，神采飞扬：“他真是得到报应了，公主刚才应该大笑三声的！”  
商妍僵硬道：“为什么？”  
小常撇嘴：“他背着公主红杏出墙。”

## 第四章 禁足思过 038

她趴在树上眼汪汪地看他，也不知从哪儿鼓起了勇气，朝他吼道：“小皇叔，你再走近点——”  
“小皇叔，你接住我好不好——”  
“小皇叔，再近点，再近一点——”

## 第五章 祭陵大乱 051

如今她这只比往常还要软上些许的虫儿被商徵忽然一笑吓得差点儿魂飞魄散，几乎是笨拙地跟在他身后穿越重重开路的朝臣，渐渐深入皇陵。



# 花嫁

CONTENTS



## 第六章 一梦十年

065

记忆中，许多年前喝醉酒抱着比她身子还大的酒坛，摇摇晃晃嬉皮笑脸地跌进他怀中的女童，就像是藏在地底的一坛佳酿。在三月芳菲时节埋下，秋去冬来渐渐沉淀成一个美梦，一梦十年。

## 第七章 出逃闹剧

077

晋闻的低笑响起：“哎，是不是你们商家的人，都是这样喜欢自以为沉着冷静睿智多谋地将计就计，却怎么也遮不住骨子里透着的傻气？”“帝王家的女子啊……”他低叹道，“真是一点都不惹人怜爱。”

## 第八章 接风宫宴

101

很久很久以后，她才明白，人在，心也在，那竟是所有人最圆满的时候。很多人，很多事，很多心，差了一分一毫就是天与地的鸿沟。

## 第九章 冷宫之谜

121

最终的最终，商妍还是跟着晋闻进了杏德宫。并不是被他的言语打动，而是拜了那没品没德的将军手上的匕首所赐。

## 第十章 猎场亡命

137

商妍忍不住多看了一眼，忽然想起了那天晚上他一身俏丽的宫婢装，再想想此人西昭大将军的身份，忍了忍，最终还是没能忍住开了口：“晋将军的节操……落在了沙场之上？”晋闻一愣，掩着扇子笑出了声。



## 第十一章 绝望之前 146

其实早在十年前，这宫里就没有她的容身之地了。十年挣扎，她不过想好好活着，哪怕蝼蚁偷生也行。可是……她终究是失败了，一败涂地。

## 第十二章 商女严佩 154

街上熙熙攘攘，铺面里雅致得很，她端着一杯茶坐在阁楼上，瞧着墙上精致绝伦的扇面，还是有一种做梦一样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啊，只是想想，就会忍不住露出笑来。

## 第十三章 逼宫兵变 168

晋闻却笑了，眉宇间隐隐闪烁着几分委屈，他道：“你对上严微总是像老鼠见了猫儿，如今我替你把这猫儿逼到笼子里，你为何还要摆脸色给我看？晋某一腔情谊，委实伤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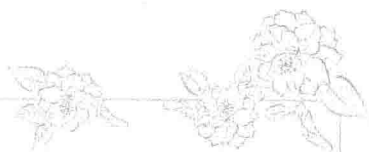
## 第十四章 荒诞失忆 180

他与严佩是血肉至亲，与封月是举案齐眉，他和她，却什么也不是。如果他就这样沉睡，也许是最好的结局。

## 第十五章 杏德大火 191

是的，如果这十一皇子还活着呢？这个世上，有多少人会在多年之后莫名查探杏德宫？这个世上，有谁会去找一具理论上早已在皇陵的尸身？





## 第十六章 稚气皇帝

201

日出，理论上应该躺在床上养神的妍乐公主此时此刻正端了一碗药，冷着脸哄床榻之上那神情戒备只差在脑门上刻五个大字“你们要害我”的当朝皇帝。

## 第十七章 出宫避难

223

她在心底偷偷念了一遍，轻轻地小心地摸了摸她垂在她身侧的发丝。这个人，从她记事开始就冷着一张木头脸躲在云里，如今怎么就下来了呢？

## 第十八章 东陵酒肆

234

“好久不见。”终于，晋闻开了口，他道，“公主变得……不错。”商妍沉默地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发现他是在看她的衣裳。那件绿色的各种系带的可笑的少女衣裳。

## 第十九章 君子怀璧

254

数十年，当时碧透的少年已然长成儒雅的一朝丞相，文冠朝野，权倾天下，人人见了都要道一声君子怀璧……这样的君怀璧，不应该出现在此时此刻此地的。

## 第二十章 君相人瓮

272

商妍重重地吸了一口气，抬头看了一眼商徵，无力地闭上了眼。如果这是一场策划已久的局，那么不论是君怀璧还是商徵都不是赢家。在这一场纷争里，每一个人都输了。

## 第二十一章 良辰美景

286

长长的生命中总有许多美好的光景，眼前的这人占据了 she 生命中最美的年华，最纯粹的情感，最终成了 she 生命中最长久最绚烂的光景。



## 第一章



宫外传闻，说姿色平平的公主瞧上了年轻俊秀的少年郎，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霸占了人家貌比潘安的杜侍郎，害得人家的心上人一丈白绫险些香消玉殒……

西昭帝都这几日初雪乍停。

商妍仔仔细细地清理了永乐宫中杜少泽遗留的痕迹，把和他相关的所有物件整理成一个硕大的包裹，用他送的云锦衣裳包了起来，命侍卫送到侍郎府去，连同一份厚礼一起恭贺他新婚大喜。

天气严寒，雪倒是好看。她抱着暖炉缩在貂绒软椅上，看着窗外两个侍卫艰难地把那厚重的包裹抬了起来，每走一步都留下一个深深的印记，心中的愤怒倒是随着那些归还的旧物一起消散了。

只可惜，有一样东西是她收下却送还不了的。那便是杜少泽戴到她脑袋上的帽子。

绿色的。

东窗事发其实也是偶然。

初雪那日皇帝心情大好，带着几个女眷与臣子去西郊别院踏雪煮酒。商妍素来碰不得酒，就提了封赏的两坛青梅酒去了侍郎府，接引的小厮不巧半途腹痛难耐，她便一个人摸着路去找杜少泽。谁曾想一



不小心在后园之中见着了一对郎情妾意的璧人。

那对璧人郎才女貌，在一片皑皑白雪蜡梅争艳中相互依偎。

商妍孤零零地撑着伞待在院门外看着这如画的景色久久回不过神，就连两坛青梅酒的系绳勒进了手指都没觉察，直到小厮匆匆而来，凌乱的脚步声惊动了那一对鸳鸯。她才恍然抽回思绪，朝着院中回过头头探望的两人咧了咧嘴。

杜少泽脸上的神情堪称精彩，却一句话也没说。

他身旁的那位女子脸上红晕如云霞，轻轻推了推他柔声娇嗔：“少泽哥哥，怎么今日有客人来你也不和我说一声？”

商妍被这一声柔得像浮云的“少泽哥哥”唤得悬崖勒马，挤出一抹笑道：“陛下念杜侍郎往日为国为民操劳伤神，特地命我送了兩坛青梅酒来赏予侍郎。”

女子喜上眉梢道：“多谢这位姐姐。少泽哥哥，我们可以赏雪煮青梅了。”

赏雪煮青梅，的确美得很。

那女子小心翼翼地踩着雪摇摇晃晃地把那两坛青梅酒提到他面前，可惜那位少泽哥哥却面色阴沉地杵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一座石雕。既没看女子，也没伸出手接酒。

一步之遥，谁也没开口。

三个月情谊烟消云散，就此别过！

“公主真要把先帝的凤凰于飞送给杜侍郎吗？”

菱花镜前，宫婢小常眼圈通红，似乎是刚刚哭过的样子，一边梳理一边嘀咕：“凤凰于飞是先帝赠予公主的，那杜侍郎明明那么不识相……”

原来是为了杜少泽的事情。

商妍摸了摸身上那柔顺细腻的狐裘嬉笑：“小常，你不是一直嫌弃杜侍郎位卑官小吗？”

“可是……”小常眨了眨眼，眼泪又要泛滥，“公主才貌双全，温雅贤淑，一定会遇上配得上公主的有缘人，那些庸脂俗粉是没福分！”

庸脂俗粉？商妍一愣，低头闷笑——她教了小常三年成语，这庸

脂俗粉四个字，虽然不合规矩，却也莫名地贴合。

“公主，您真的不奏请陛下降罪杜侍郎吗？他……他胆敢玩弄公主……陛下知道了，一定……”

降罪？

阳光透过雕花的窗棂俏皮地落到梳妆台上，浅浅的温热融融。商妍舒适地抻了抻脖颈，对镜中的自己满意得很，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美人情长，英雄气短，何罪之有？

没了一个杜少泽，大不了……大不了再寻一个男人去嫁。

说到底，帝王家的女儿总是不愁嫁的。

黄昏时分，承德宫的随侍安公公带着几个小太监上了门，细声细气地宣了一道旨：“宫中梅开正好，恰逢元宵佳节，天降瑞雪，宫中久未逢喜事，朕借瑞雪之吉摆宴御花园，邀妍乐公主赴会……”

大约是因为西昭的公主至今未嫁，所以宫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久未逢喜事”而来的宴会，满朝的年轻公卿将相和王侯公子齐聚御花园，文人墨客觥筹交错，为的不过是给妍乐公主创造机遇，甄选驸马。

一次两次尚可，月月如此，民间早就传闻妍乐公主貌丑如修罗，性子比猛兽还要乖张，虽贵为堂堂公主但是全朝上下没有一个公卿世子敢娶……

商妍月月都去丢上一次脸早已习以为常，笑眯眯道：“安公公你这消息来得可真快。”

她前脚才找人清理了杜少泽的旧物，这边就赶着约好了宫宴，倒真是雷厉风行。

安公公笑得眯起了眼睛：“这宴上可有许多公卿世子，您相中哪个，告诉陛下，陛下自会替公主张罗……”

商妍接旨的手略微僵了僵：“如此便多谢公公费心了。”

安公公跷着兰花指轻声道：“皇帝女儿不愁嫁，公主若是早早肯让陛下为你赐婚，也就没有周状元、李尚书、杜侍郎他们一千人等什么事了。”

“劳烦安公公一一记着……本宫若是顺利出嫁，安公公功不可没。”

安公公眉毛一挑：“时候尚早，公主可以好好装扮装扮，公主貌美，

必定惊艳全场。”

商妍恬不知耻地干笑：“多谢公公美誉。”

若是普普通通打扮漂亮了就能嫁出去，她又怎么双十之年还待在这永乐宫？

皇帝的女儿的确不愁嫁，只可惜她并不是。当今皇帝姓商、名徽、字景毓，是她父皇最小的兄弟，她的父皇早在十年前就在一场谋反中不幸去世了。太祖皇帝子嗣虽多，到她父皇执政时却只剩下最小的兄弟尚在人间，商徽入主，合情合理。她和他明明年纪相差不过五岁，却也得尊称他一声皇叔。

说到底，她终究是个前朝公主，她虽然被商徽封了个妍乐公主，享荣华富贵无数，谁娶了却未必是福事。终日步步为营的朝中大臣们岂会算不出来其中得失？也就单纯如小常才会百思不得其解。

公主难嫁本就无关相貌，她又何必精装细化来成全一个笑话。

不过是那人想看她在满朝文武面前丢点脸面，他既然想看，她也只能配合……

日暮时分，商妍收拾完毕，甩开宫婢抱着暖炉独自去赴会。永乐宫到御花园约莫要一盏茶的工夫，瑞雪难得，她弃了步辇改为步行，走到花园门口的时候已经日落西山。

御花园内行人不少，想必都是去赴会的。商妍被一声声“公主安好”刺激得老脸发烫，踟蹰片刻拐进了一条小径，却不曾想天公不作美，她没走多远就遇到了两个身影，而且是……冤家路窄。

花园内的花花枝枝间已经带了些暗沉，一座小亭上隐隐约约站着一男一女相互依偎的两个身影。女的罗裙翩翩笑意妍妍，男的青衫落拓，他们倚栏相依，面朝着一片雪景，俨然是雪色连天中的一对璧人。

而且是一对眼熟无比的璧人。

商妍步履有些僵硬，一时之间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呆呆地伫立在几步开外，眼巴巴瞧着那对璧人旁若无人地细语：

“少泽哥哥，公主真的不会再追究你我了吗？”

“应该是不会了。”

“可是少泽哥哥……解儿早有听闻，公主骄纵蛮横，我们好不容

易才从她手下偷得这些时日，我真怕……她会让陛下指婚……”

商妍听得目瞪口呆，手里的暖炉倏地掉落在地，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早就听闻容将军家有个自小捧在手心的女儿，不仅通情达理，而且温雅贤淑，与当今侍郎杜少泽称得上是郎才女貌琴瑟和鸣，可如今一见，这人，真不是编戏本儿的吗？

“谁？”杜少泽惊觉。

商妍来不及躲藏，一不小心就和他的目光撞了个正着。

杜少泽的表情变化堪称神奇——他原本眼色温柔，听到声响后目光凌厉，神情好似利刃一般，但对上她的脸后却一瞬间呆滞了起来，俊秀文雅的脸上陡然浮现出一抹十分不协调的木然，最后尴尬地低下了头。杜少泽揽着容解儿的手缓缓地垂下，肩膀更是僵硬如同木梁。

商妍心中尴尬，匆匆捡起了暖炉焐在手里，努力冲着他们挤出了一丝微笑。

谁知那温雅贤淑的容大小姐忽然抖得像筛子，扑通一声跪在了亭中，边颤抖边道：“公主……容解儿罪该万死……请……请放过我们吧……”

杜少泽依旧僵硬，既没去搀扶容解儿，也没有开口。他如同雕塑一般伫立着，低头沉默不语。

天色已晚，花园小径边寂静如死地，冷风刺骨。

容解儿忽然朝她重重磕了一个头，语气哽咽：“公主……一切都是我的错，你要我性命也可以，只是……只是……”

商妍一愣，几次开口却不知道从何讲起，看这架势，俨然已经成了一对生死鸳鸯，而她就是那棒打鸳鸯的恶霸。她愣愣地看了片刻，末了干咳道：“起来吧，地上凉。”

容解儿怯怯地抬头，通红的眼眶里，盈盈的泪珠衬着雪色，分外娇美可怜。

要说这红袖添香美人在怀，恐怕也只有这般姿色和神态才是真正能让英雄气短的红颜柔情吧……商妍在心中默默哀悼了片刻，挤出一抹笑，道：“起来吧，染上风寒可不好。”稍后又补上一句，“婚期延后可不吉利。”

容解儿颤了颤，缓缓地站起了身。

两两相望。

少顷，她噙泣着问：“公主真的……肯成全我们吗？”

商妍顿时无语凝噎。天地良心，她商妍虽是年近双十至今待字闺中的难嫁公主，可要说欺男霸女的事情她真的从没做过……三个月之前，是杜少泽折来一枝梅花，在城南香山亭中准备了一桌小酒，拉着她的手轻声喃语“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花前月下，他面如冠玉、眸光如深潭、眼底潺潺流过的情愫比月色还要朦胧几分。她被月色晃了眼，一时不慎接了他递上来的那杯酒。

至此，公主和杜侍郎的故事传遍了朝野。

杜少泽性子温和，家境贫寒，却总能想着法儿弄来些有趣的小玩意儿送到永乐宫。商妍把那些物件一样样地摆在宫里，正好是第九十九件的时候，宫外传闻，说姿色平平的公主瞧上了年轻俊秀的少年郎，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霸占了人家貌比潘安的杜侍郎，害得人家的心上人一丈白绫险些香消玉殒……

商妍听了笑了足足半个时辰，却不曾料想三个月后，她却莫名其妙地坐实了棒打鸳鸯的名头。

人生本如戏，只是她商妍的人生怎么看怎么像是一场闹剧。

她明明是个笑话，可此时此刻容解儿跪在地上梨花带雨的模样，恐怕任谁瞧见了都会觉得是公主欺男霸女了……

思来想去，她轻声道：“你放心，我不会追究。”

容解儿眼眶微红，轻轻依偎进了杜少泽怀里。

可被倚靠的那位却一动不动，漆黑的眼里似乎有着微光，更多的却是黑夜一样的深沉。

商妍觉得有些冷，在他冰凉的目光下轻颤了下，这才察觉手里的暖炉早已失去了温度，就连天色也已经全部黑了下来，不远处的宫灯星星点点地亮了起来——居然耽搁了那么久吗？

可叹那一对貌似苦命的小鸳鸯却依旧是那副劳苦愁深的模样。

商妍摇头叹息，郑重道：“杜侍郎本宫今日不要了便是不要了，绝不会出尔反尔，棒打鸳鸯。”

“真的吗？”容解儿总算停下噙泣。

“真的……”

“公主的大恩大德，民女该如何报答……”

“不需要……”

“公主……”

“告辞！”

冷风掠过树梢，月影摇曳。商妍裹紧了身上的狐裘小袄埋头就走，慌慌张张地路过木头柱子一样的杜少泽顿了一下，逃走了。

即使并没看他，商妍依旧可以感受到投射到她身上那凉飕飕的目光，直到几十步开外依旧甩脱不了。那目光，就像是她杀了他满门欠了他十辈子似的。

公主当到这份上，她也是个旷古绝今的奇才。

小径多是非，大道却多嘲讽！

一路颠簸，这宫宴到底还是赶上了。

宴场一片热闹，宫灯，蜡梅，白雪，妃嫔们个个穿着彩锦的衣裳面若桃花，丝竹管弦轻奏着悠扬的曲儿。商妍本想不着痕迹地溜进去，可无奈她今日穿了件雪白的狐裘小袄，整个人裹得像个绒球儿，才迈入一步，便引得无数人注目——

“公主殿下到了！”

也不知是谁先开的腔。顿时，整个宴场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她身上，有恭敬讨好的、有戏谑揶揄的、有深恶痛疾的，最多的是饶有趣味……看这模样，该是倾朝上下都知道杜少泽那厮的事无疑了。

所有人都知道，当今的妍乐公主在人前是条龙，在当朝皇帝自家皇叔面前却是条虫，还是无骨的那种。

如果是在别的地方，她早就不痛不痒地回瞪过去，只是今时今日她却连多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她在灼灼的目光下艰难地挪动了几步，抬头强撑起一个笑容朝着高座之上那个唯一没有看她的人俯首行礼：“叩见陛下，妍乐来迟，还望陛下恕罪。”

宫灯下，高座上的人其实只留下了模模糊糊的一抹剪影。他微微一动，整个宴场的舞姬和乐姬便鱼贯而出，顷刻间宴上静谧一片，只留下些许风声。

四周鼓乐已停，大臣们的呼吸也轻微异常。

这阵势，摆明着是秋后算账。

商妍静静地等待了片刻，悄悄抬头瞄了一眼藏在阴影里的帝王，片刻，没有等到一句“免礼”，便认命地徐徐跪了下去。

昏黄的宫灯下，她看到雪地上倒映着自己的影子：她原本就穿得毛茸茸，跪在雪地里模样更是像极了一颗球儿，一颗暴露在所有人的目光下笨拙的温顺的球儿。

也不知过了多久，那高座之上的商微才缓缓地动了动，白玉杯盏在纤白如凝脂的手上被徐徐转了一圈，随之响起的还有一个清凉的声音：

“知错了吗？”

“知错了。”

“什么错？”

什么错？商妍浑身僵硬，一时间心慌意乱找不到措辞，只好跪在地上缩了缩身体，沉默不语。

“坐到孤身边来。”

极轻的一句话，被他辗转温和地吐出来，仿佛带着无尽的缱绻，像是黑夜沙漠中静静流淌而过的河流。

商妍一不小心跌了进去，结果，从手心到脊背都凉了个透彻，身体却本能地服从他的指令，缓缓地一步一步地踏上石阶，站到了商微身前，笨拙而又乖顺地坐到了他身旁，轻飘飘地俯视全场。

宫灯闪烁中，御花园里繁花似锦，目光所及之处尽是灯火辉煌，恰如这西昭的万里江山。

如果她是个男孩儿，那此时这天下的主人应该是她。可惜父皇早死，没有留下半个皇子，所以，这天下成了他商微的。商微有心不让她出嫁，她就不可能嫁出去；商微有心折辱，她就只能乖顺地入瓮。

满朝文武皆是聪明人，商微待她如何，恐怕所有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众人皆知，谁娶了这皇帝有心折辱的公主，谁就从此断了前程。好不容易有个杜少泽成了她那根离开皇宫的救命稻草，最终的最终，还是成为民间话本儿上的一出好戏。

说到底，那不过是一场失败的逃亡。

而现在，她恐怕要为这一次反抗付出代价。

商徵的脸上看不出神色，只有一双眼睛是漆黑透亮的。半晌，他淡然道：“妍儿才貌双全，自然要寻一个人中龙凤。你且看看今日公卿世子之中，可有瞧得上眼的？”

一语毕，满堂沉默。

脸面这东西，很久以前便已经和商妍形同陌路，她凉飕飕四顾，倒真发现了不少面相不错的。只不过他们十有八九面色惨白，目光躲闪，有几个不巧与她目光相撞的，额头上都冒出了一层细细的汗，而其中定力不佳的，俨然已经抖成了筛子。

在一群狼藉目光之中，罕有一抹幽深胆大的，居然是不知什么时候溜回宴场的杜少泽。

饶是久经沙场如商妍，也止不住悲从心来，小小地叹了口气裹紧了身上的狐裘：这天，真有些冷了。

杜少泽似乎是愣了愣，陡然想站起身来，却被他身旁的年长官员狠狠地按下。

“妍儿在想什么？”商徵堪称柔和的声音响起。

商妍强压下心慌眯眼喝了口茶，却被那浓郁的苦味刺激得垮了脸。谁知商徵却敛眉笑了，招来侍从道：“上蜜饯。”

商妍盯着那抹笑怔然发愣，久久没有回过神。也许是女媧在捏泥巴人偶的时候也有私心，有那么一小撮人，从眉毛到眼睛、从手指到发丝，没有一处不是精雕细琢的，他们要是真心笑一笑，好像能在他人灵魂深处绽开一片桃花，烂漫到天涯海角，连指尖都能感受到温暖和煦的风。

可偏偏这一撮人，不知道生了多少心眼，七窍玲珑，非要绕来绕去绕成个禽兽模样！

蜜饯自然是甜的，带着淡淡的沁香。

商妍只来得及塞了一小瓣，就被一个尖锐的声音吓得滑落了杯子。杯子还未落地，另一个仓皇失措的声音就在宴场上轰然乍响：

“啊——容……容小姐！”

顷刻之间，灯火凌乱。商妍坐在高位之上遥遥望去，只见最远处百官家眷那片中，一抹鹅黄的轻纱长裙直挺挺地扑在了地上，抽搐几下后就再也不动了。昏暗的宫灯下，她瞧不清那人的容貌，唯有空气



中的淡淡血腥带来无尽的凉意，丝丝入骨。

“宣御医。”商徵道。

她却盯着那一抹似曾相识的鹅黄浑身僵硬——容解儿，那人是容解儿！

“别去。”身边有个低沉的声音响起。

冰凉的触感在手腕上蔓延开来，她茫然低头，只看见一袭绣金的袖摆，袖摆下是一双骨节分明的手，再往上，是一双沉寂的眼。

商徵。

她顿时冷静不少，沉默地低下了头。

少顷，御医上前回道：“回陛下，容将军家的千金……已经……已经回天无术。”

回天无术……手腕上的束缚终于松了，商妍踉踉跄跄地跑了过去。即使心里早有所料，可真正看到容解儿此时的模样她还是手脚发软：她的眼睛并未闭合，似乎是见到什么恐怖至极的东西一般，瞪得几乎要脱眶而出——半个时辰前，那还是一双盈盈落泪的明眸，可是现在万般的鲜活都已经凝固成一个恐怖的模样，永远地消失了。

是谁……是谁敢在天子眼皮底下行凶？

容解儿的尸体最终盖上了白绫从偏门抬了出去。在宫中，死人并非什么稀罕事，可在这样的场合暴毙却并不多见。文武百官们各个神态怪异，却没有一个人敢多言，到最后，熙熙攘攘的宫宴以寂静无比的方式结束。

商妍这一夜睡得并不安稳，也许是雪衬得夜色太亮，也许是容解儿死之前的眼神太过狰狞，她辗转半夜，直到黎明才昏昏沉沉睡去。思绪浮尘间，耳畔隐隐约有笛声回绕，幽幽入夜，带来半夜梦魇。

梦中一片金戈铁马，铁骑银枪踏破最沉重的宫门，无数惊慌失措的喊声像是缠满了荆棘的鞭子一般撕破宫闱之中的安逸祥和。刀剑声伴随着鲜血丝丝渗入青石的缝隙里，花草被累累的尸体碾压得寸寸尽折——

小小的她闭着眼睛藏在母后身下，一点一点，母后的身体渐渐变得和草地一样冰冷，她不敢动弹，只侧耳听着园子里宫婢们的尖叫声，